

## 閱讀教育欣賞繪本的新途徑: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

葛琦霞

悅讀學堂執行長

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### 一、前言

閱讀是現代教育極為重視的部分。藉由閱讀，我們可以學習新知、認識世界，可與古今中外作者在書中交流，更可藉由書中人物的境遇使我們產生共情，得到生命的啟示。自從國際大型閱讀測驗的評比出現，各國莫不針對提升學生閱讀能力推動閱讀教育，臺灣在閱讀教育自然也著力不少。針對「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」(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, 簡稱 PIRLS) 與「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」(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, 簡稱 PISA) 測驗，教育部編纂閱讀理解策略手冊，並舉辦各項研習，坊間許多書籍與各種閱讀理解策略也應運而生，各學校進行許多閱讀理解策略的示範教學，閱讀理解的教師研習熱鬧無比，但所採用的文本，不是課文就是短文；而閱讀理解策略將閱讀教育推向如何提問、如何解題等方向，與文學藝術作品內容的理解與欣賞越離越遠，造成閱讀教育的窄化，也與閱讀的本質背道而馳（教育部，2010；楊忠斌、柯伯儒，2015）。

美國教育哲學家 Maxine Greene(1917-2014)強調培養想像力是教育的一個重要工作，主張透過有意識的參與，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，從情感與認知方面進入審美經驗，透過閱讀文學藝術作品，讓我們深入作者所描繪的世界，並運用自己的想像力，明白作品中的「隱喻」，而這隱喻能彌補我們在這個不友善的世界中渴望得到的友善，勾勒出我們心中理想的美好世界，甚至釋放思想，創造更大的希望(Greene,1995)。林逢祺（2015）在其著作《教育哲學：一個美學提案》中闡釋 M. Greene 的專著《釋放想像》(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,1995)，彙整 M. Greene 論述的「釋放想像之道」，包含「大看世界」、「追尋突破和意料之外」以及「強化意識覺醒」。這些想像之道有助於突破閱讀教育的封閉之路，開啟一條審美經驗的理解之路。

在閱讀教育中，選擇好的文學藝術作品，如繪本、橋樑書、小說、散文等，將可跳脫課文和短文的限制，一方面會提升讀者的閱讀能力，還可增加讀者的想像力與創意。這些文本中，繪本的風格特別不同，既有圖畫也有文字，可說是從零歲到九十九歲都能接受的文本。本文以林逢祺闡釋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，選擇三本具圖文美感的繪本，探討如何運用想像力欣賞繪本的圖文之美，另闢閱讀教育的新途徑。

## 二、林逢祺闡釋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

M. Greene(1995)在《釋放想像》提出想像力觀點：

我寫作《釋放想像》就是要緩解這種焦慮。書中的觀點表明把事物看得渺小所體現的那種客觀公正是有益的，同時也接納並認同充滿情感的靠近事物、將之看得偉大的做法。這是由於努力將事物看得偉大的強烈情感正是想像的開端，唯有如此才有了非其所是看待事物的可能。對我而言，這種可能就是重建學校教育所追求的主旨。因此，將事物看得偉大是推動我們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繼續前行的力量（郭芳譯，2017，頁 21）。

林逢祺（2015）在《教育哲學：一個美學提案》彙整 M. Greene 的「想像之道」，分為以下部分：

### （一）大看世界

「大看」包含「正視」、「透視」、「珍視」與「轉換視角」這些意涵。林逢祺（2015）：「『正視』不只是認真端詳，還要真正關心。」（林逢祺，2015，頁 66）；另一個意義是「透視」：「『透視』是不停留於表面，能看到現象其所由來的縱向發展軌跡和橫向脈絡聯繫。」（林逢祺，2015，頁 67）；第三項意義是「珍視」：「這是認定每個學生都有不可估量、獨一無二的自我發展任務和需求，絕非社會的齒輪或棋子而已。」（林逢祺，2015，頁 67）；最後一項意涵是「轉換視角」(shifting perspectives)，它的必要性來自兩個基本事實：「世界變動不居」與「視角多重變異」（林逢祺，2015）。

### （二）追尋突破與意料之外

林逢祺（2015）：「Greene 認為越能以『新手、學習者或探索者』(beginner or learner or explorer)的態度來進行想像，越能發現展新事物。」（林逢祺，2015，頁 70）主張當個體以不同方式觀看事物，就能產生改變世界的突破行動（林逢祺，2015）。

### （三）強化意識覺醒

M. Greene 主張多種教育措施，包含「知覺優先」、「鬆解架構」與「共舞同樂」，以協助學生「恢復意識」、提高想像。「知覺優先」指的是在閱讀過程中，讀者之前感受生命的意義可在激發想像力的狀態下，與當前經驗產生互動、對

話：「鬆解架構」是改變原本被認定客觀、正確而不可動搖的主流解釋架構；「共舞同樂」則是能夠察覺生命的奧妙，並恢復朝氣與活力（林逢祺，2015）。

### 三、繪本的特性

在選擇閱讀的文本中，繪本有別於其他課文、短文、散文與小說形式，既有圖畫，也有文字。李連珠（1991）與邱淑雅（1996）皆認為繪本是有圖畫、包含簡單主題、簡短情節內容的故事書，以優美、富創意的圖畫為主，淺顯文字為輔，圖畫與文字呈現出獨立關係，可以是圖畫與文字並駕齊驅，在版面的編排上居於平等的地位；或是圖畫超越文字而獨自存在，成為書本的主體，好比無字圖畫書。文字和圖畫是繪本的支柱，兩者相互陪襯、相互詮釋，讓閱讀者能用視覺或文字的角度去解讀內容（方淑貞，2004）。

由於繪本具有圖畫與文字，在審美領域中，兼具視覺藝術與文學的特性，因此，選擇繪本進行美感經驗的閱讀，將會突破閱讀理解策略的解題模式，提高閱讀層次，進入審美經驗。

### 四、運用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欣賞繪本

運用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閱讀繪本，更能理解繪本的圖文之美。以下分別列舉《狼來了》、《富士山之歌》、《月亮雪酪》三本風格迥異的繪本，並以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進行美感欣賞的分析運用為例。

#### （一）《狼來了》

《狼來了》是一本無字圖畫書，需要從圖畫欣賞進入到審美領域。運用 M. Greene 的「大看世界」觀點，能夠對閱讀「無字圖畫書」提供欣賞與想像。以下列舉《狼來了》圖畫書部分畫面並加以說明，以了解欣賞圖畫與審美的關係。



圖 1：《狼來了》書封。

資料來源：Antoine Guilloppe（2005）。**狼來了**。臺北市：三之三。

《狼來了》書封只有黑白兩色。從右上角略為三角形的白色讓讀者聯想到眼睛，左下角是白色字體《狼來了》，讓讀者從「狼」這個字和白色三角形意會到「這是狼的眼睛」。封面設計也達成平均和諧，黑色與白色是對比色，給人冷峻的感覺，因此，從封面營造的氛圍就讓讀者產生緊張與期待。M. Greene 提到的「正視」與「透視」，從封面便可以運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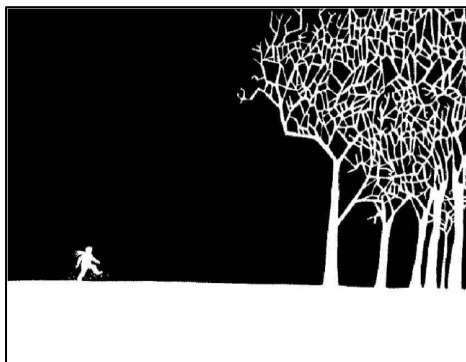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：《狼來了》內頁插畫 1。

資料來源：Antoine Guilloppe（2005）。**狼來了**（頁 1）。臺北市：三之三。

這幅圖以遠景勾勒，讓讀者知道人物、地點與時間。從地上的白色可推測是冬季雪地，從背景黑色可推測是夜晚，從右邊的樹林可推測左下的男孩要走進森林。森林很大，與男孩的渺小形成對比，從「透視」可以看到橫向與縱向的聯繫：書名是《狼來了》，男孩在冬天要走進森林，「森林裡可能會有狼，很危險」是讀者透過畫面與線索的聯繫產生的想像。



圖 3：《狼來了》內頁插畫 2。

資料來源：Antoine Guilloppe（2005）。**狼來了**（頁 10）。臺北市：三之三。

這張以電影鏡頭的方式構圖，採傾斜角度以表現畫中人物的不安情緒。男孩正在奔跑：他的腳深陷雪地，可見雪很厚；雪花畫的焦點方向都集中在男孩身上，

表現男孩奔跑的「動」。透過「透視」以及想像，讓讀者體會在冬天雪地又下雪的狀況，對男孩來說很危險。讀者必須要將視角跟隨雪花的方向集中，再以男孩的視角看周圍，就能體會 M. Greene 所說「轉換視角」(shifting perspectives)形成的想像。

《狼來了》以「大看世界」中「正視」、「透視」與「轉換視角」的觀點，能讓讀者運用想像力連結畫面之間的因果關係，感受「黑」、「白」對比給人的緊張與冷酷，並且被作者引導到「狼會攻擊男孩」的想法，情緒隨著畫面起伏，想要開口提醒男孩卻又明白無法提醒，眼睜睜看著男孩一步步走向最後的危險。這樣的閱讀經驗，已經超脫「實事求是」的現實，帶領讀者進入到審美領域。

## （二）《富士山之歌》

《富士山之歌》集合日本俳句、節氣與富士山，雖然「富士山」是日本人熟知的一座山。作者轉換角度，帶領讀者重新看待富士山，正好能運用 M. Greene 的「新手、學習者或探索者」進入審美經驗。以下列舉《富士山之歌》圖畫書部分畫面並加以說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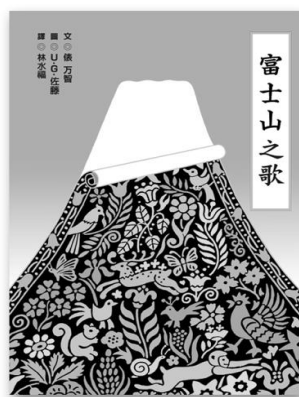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：《富士山之歌》書封。

資料來源：林水福（譯）（2014）。富士山之歌。（原作者：文：俵万智，圖：U.G.佐藤）。臺北市：青林。

《富士山之歌》書封為富士山居中，構圖四平八穩。特殊的是把富士山下的綠設計成繽紛色彩的包裝紙，並以各種樹葉與動物作為圖騰，一角捲曲，露出裡面的白，正好與富士山上終年不化的白雪意象相呼應。背後襯以天藍色，表現自然景象，書名以直式字樣呈現，中規中矩，也蘊含日本俳句的規矩。以 M. Greene 的「突破」和「意料之外」之心欣賞，讀者從書封便開始對富士山印象解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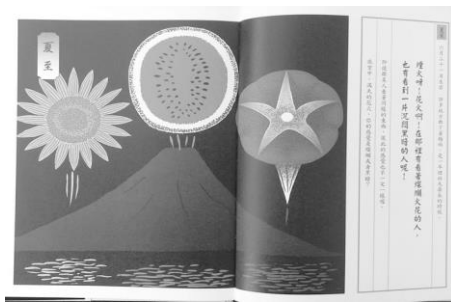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：《富士山之歌》內頁 1。

資料來源：林水福（譯）（2014）。富士山之歌（頁 20-21）。（原作者：文：俵万智，圖：U.G.佐藤）。臺北市：青林。

這幅圖的節氣是「夏至」。畫面以夜晚放煙火作為設計，富士山居中，夜空綻放的煙火則以向日葵、西瓜和牽牛花的形狀，象徵夏天。俳句則是：「煙火呀！花火啊！在那裡有著燦爛火花的人，也有看到一片沈悶黑暗的人呢！」（林水福譯，2014，頁 20）。以 M. Greene 的「轉換視角」理解俳句：夜晚的煙火，有人看到燦爛，有人看到黑暗，觀點視角一轉換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。輔以畫面，讓讀者有審美的新奇感。



圖 6：《富士山之歌》內頁 2。

資料來源：林水福（譯）（2014）。富士山之歌（頁 48）。（原作者：文：俵万智，圖：U.G.佐藤）。臺北市：青林。

這幅圖的節氣是「大寒」，是一年最冷的時期。畫面以一套咖啡杯為主，杯子裡裝著黑色的咖啡，還冒出黑煙。富士山則變成倒過來的形狀。紅色的杯子意象為富士山是休火山，還有「寒」與「暖」的相對概念。俳句則是：「『今天好冷呀！』如果我對人這麼說，有人回答：『是呀，好冷呀。』就會覺得心裡好溫暖。」（林水福譯，2014，頁 48）。這種以圖像帶入季節的溫度，再藉由文句帶入人與人互動中相知的溫度，圖文搭配進入想像與情感，成為極佳的美感經驗。

《富士山之歌》運用 M. Greene 「追尋突破與意料之外」的方式，可欣賞每頁以富士山形狀為主的變化；再配合情緒朗讀，將日本俳句帶來的音韻節奏，以及節氣給人的感受來連結畫面，呈現「一幅圖便是一種經驗」的閱讀感受。比如「驚蟄」讓人聯想到春雷響起，萬物甦醒，大地充滿生命力的節氣景象，配上插畫以及俳句，使人連結自己的經驗，更能體會節氣的氛圍；其他的節氣都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使讀者不僅產生生活經驗與閱讀內容連結，甚至對自己的生活，也能以美學角度，找出不同以往的美感，創造想像力的美學生活。

### （三）《月亮雪酪》

《月亮雪酪》與《富士山之歌》和《狼來了》不同，是一本具完整故事的繪本。M. Greene 的「強化意識覺醒」中提到「知覺優先」與「鬆解架構」，是從具體的知覺、移動、觸摸、聆聽等經驗讓人找回「理性的意識性」。以這樣的美學觀點欣賞《月亮雪酪》，會帶領讀者走入不一樣的想像世界，體驗具體的經驗感受，並找回理性的意識，甚至可將原本的架構鬆解。以下列舉《月亮雪酪》圖畫書部分畫面並加以說明。



圖 7：《月亮雪酪》內頁插畫 1。

資料來源：蘇懿禎（譯）（2018）。《月亮雪酪》（頁 1-2）。（原作者：白希那）。臺北市：維京國際。

作者白希那將紙偶型塑、借位攝影等多種技巧結合，表現出清新而不落俗套的風格。這頁畫面呈現公寓房六戶人家的不同作息樣貌，但因為以紙偶形塑，加上燈光效果，呈現立體畫面。左邊的一輪明月下方有一點一滴掉落的水滴，帶著讀者進入一種既真實又虛幻的感受。



圖 8：《月亮雪酪》內頁插畫 2。

資料來源：蘇懿禎（譯）（2018）。《月亮雪酪》（頁 7-8）。（原作者：白希那）。臺北市：維京國際。

這一頁是狼奶奶決定把月亮做成冰棒，冰在冰箱。以燈光呈現月亮水在盆子裡的圖像，暖色系以及光影的效果使讀者「相信」月亮在盆子裡。攝影產生景深效果，會讓讀者與自身經驗連結，產生欣賞圖像的美感經驗。



圖 9：《月亮雪酪》內頁插畫 3。

資料來源：蘇懿禎（譯）（2018）。《月亮雪酪》（頁 23-24）。（原作者：白希那）。臺北市：維京國際。

這一頁是重要轉折點，因為狼奶奶想到了方法。他把剩下的月亮種到花盆裡，花盆竟開出像月亮般的巨大的花，而且，這朵花面向黑夜綻放。在這裡，不得不佩服作家的想像力，帶著讀者突破知覺，朝向解構，在腦海與心中體會「像月亮的花」「向著黑夜綻放」會是什麼樣的景緻。



圖 10：《月亮雪酪》內頁插畫 4。

資料來源：蘇懿禎（譯）（2018）。《月亮雪酪》（頁 25-26）。（原作者：白希那）。臺北市：維京國際。



這一頁要用 M. Greene 的「釋放想像」來欣賞。除了正視和透視，還要以知覺感知月亮從一抹亮光，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圓。這種漸進的效果，也透過讀者釋放想像，在心中呈現漸進的圓滿感受。

《月亮雪酪》以童話方式表現，讀者可運用「強化意識覺醒」欣賞。不同於其他繪本，作者用紙偶與攝影使光影效果更佳，立體感更好。故事充滿想像力，把月亮設計成被熱到融化的狀況，讓人不禁聯想到西班牙畫家達利《記憶的永恆》作品，畫裡的時鐘軟趴趴的攤在木頭桌上。當「月亮變成月亮水」之後，故事中睿智的狼奶奶把月亮做成雪酪，讓大家解渴消暑，還把月亮「種」成一朵「月亮花」，花的光芒照向夜空，讓月亮再慢慢回到天空。這個故事把原本的物體透過想像後，轉化成另一種性質，連結生活經驗相同之處，比如：太熱會讓物品融化、可以將水冰到冷凍庫做成冰棒、月亮從月圓到月缺，再慢慢到月圓。作者透過想像力以及美學，創作出這本特別的繪本，不论文句、畫面和故事內容，都帶給讀者新奇與解構框架的視角，也讓讀者對月亮的感受，創造出另一種美和想像的經驗。

## 五、結語

以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進行閱讀，不僅能跳脫目前閱讀理解策略的窠臼，回到閱讀的本質，並能透過想像力觀點，透析文學藝術作品的內容與美感，如此便能增進閱讀理解，增加想像力，審美經驗也同時產生，從而跳脫目前固著封閉的閱讀教育。

M. Greene 提出：今日周圍媒體在固定的框架中，向大家展示了已經預先消化的概念和圖像；我們需要反思，以承認在我們的經歷中存在這些意想不到的、不可預測的前景和觀點；藝術形式並不足以引發審美體驗或改變生活，審美經驗更需要有意識地參與工作(Greene, 1995)。

本文運用 M.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，以繪本作為閱讀文本為例，從「大看世界」、「追尋突破和意料之外」以及「強化意識覺醒」來提升讀者對文本意義的掌握，更能夠進入到想像力與美感經驗的觸發與擴充。當闔上書頁時，一次完整的審美經驗也完成了，因為想像力與閱讀的集合，方能體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從而點燃對閱讀與生命的熱情。想像力，就在閱讀中出現；而美，就在翻開書頁中產生。

## 參考文獻

- Antoine Guilloppe (2005)。狼來了。臺北市：三之三。

- Greene, M. (1995). *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: essays on education, the arts, and social change*. San Francisco: Jossey-Bass Publishers.
- 方淑貞（2004）。**FUN的教學：圖畫書與語文教學**。臺北：心理。
- 李連珠（1991）。將圖畫書帶進教室：課室內的圖畫書。**教師之友**，43（2），29-36。
- 林逢祺（2015）。**教育哲學：一個美學提案**。臺北：五南。
- 林文寶、周惠玲、洪志明、許建崑、陳晞如、張嘉驊（2007）。**兒童讀物**。新北市：國立空中大學。
- 林水福（譯）（2014）。**富士山之歌**。（原作者：文：俵万智，圖：U.G.佐藤）。臺北市：青林。
- 邱淑雅（1996）。幼兒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。**蒙特梭利雙月刊**，7，29-31。
- 郭芳（譯）（2017）。**釋放想像：教育、藝術與社會變革**。（原作者：Maxine Greene）。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。
- 葛琦霞（2017）。**圖畫書戲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：我的作品與作法**。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，未出版，臺北市。
- 蘇懿禎（譯）（2018）。**月亮雪酪**。（原作者：白希那）。臺北市：維京國際。

